

社會小說（卷中）

# 橡湖仙影

說部初五  
第十八集編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通俗新尺牘

洋裝  
一册

定價  
八角

尺牘不能通俗即難適用此編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爲主自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爲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計其特色有七

一以人爲綱以事爲目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語

四每函均敍事實不作套詞泛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稱利便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七精印小本一厚冊并附郵政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册 三 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肆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敍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造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標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册 一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爲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共和國宣講書

現已出至三集

# 新社會

承數千年專制之後。一旦改建  
民國。欲使窮鄉僻壤。一介  
不爲功。頤正言莊論。推開禁  
祀者必易厭倦。本書爲小說。  
知共和之要義。非宜購  
大家天笑生所撰。以街  
談巷議之口吻。述共  
和國民之智識。宣講員  
得此以爲資料。則雖農夫村婦  
聞之無不了解。其稍識  
字義能閱小說者。手此一編。亦  
自能領會。共和思想之  
發達。當惟此書是賴矣。

人人

孫毓修編  
第一集

欲使文理淺近之人。與事務紛忙  
之人。皆有嗜書若命之概。以儲  
普通之知識。則貴有相  
當之書。以庶之。本書以歷  
史地理科學實業。諸端

爲材料。而以小說之辭調  
說書之口腔聯絡而貫穿之。

詼諧百出。逸趣橫生。

凡講兒童教育家庭教  
育與社會教育者。皆  
不可不注意於本書。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角二分 定價一

# 新說書

# 橡湖仙影卷中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紓  
仁和魏易同譯

## 第一章

吾書叙事。今全注於安琪拉之身矣。須知今日之安琪拉。非復前此所見之安琪拉。其麗質蓋判若兩人。自牧師與璧各德荒塚中擊歸安琪拉。至此又十年矣。十年內如旗場樂闋。垂幕別易一齣。姑勿論國度及箇人。其中變易之形實有出人意表者。正如海舶羣行。遭風漂沒。卽幸獲濟。舟中所載已半易新人矣。卽以身世而論。滄桑之事。正復難料。亨者逾亨。困者逾困。即無形之智識。亦彼此相差。日甚所大同者。惟人人各增老態耳。安琪拉俊碩日增。前此所見才九歲以外之雛稚。今則年邁二十。

安琪拉學近十年。勿拉塞一日言曰。吾不能更有夙儲授安琪拉矣。此日

也。若室中者。則勿拉塞。坐於溫榻之上。手中執文字數紙讀之。牧師髮已頰白。爲五十三歲人。而道貌尙如前。迨讀竟。置之几上。言曰。安琪拉。汝所執理良高。然此說特汝自剏。之前人未嘗有是也。吾欲攻汝。乃不得其間。以汝繹理甚切而近。雖答數無誤。然多超去恆蹊。於格式弗協。此時忽聞有人在燈光以外。理茶具。笑曰。師恆咎我。超去恆蹊。然我所對者不謬足矣。師亦知我所爲用代數術者。正將以審吾師。師弗知耶。言既至得。勿拉塞曰。如是在算學家觀之。有同眩人非正軌也。安琪拉曰。師不言吾無誤乎。勿拉塞曰。何人言爾誤者。女曰。旣云無誤。胡又云非正軌。算學之例。惟以得數爲程。至部署方位。則聽人人之聰明爲之。勿拉塞曰。汝前老夫最惡人翳影中答我。安琪拉。汝聽之。我實告汝。算學中。汝爲第一品。我居其二。老夫循塗守轍。按照古法。汝則能別出心裁。非聰明殊特者。胡能至是。試思我之構題。經二日之工。長吾驕乎。師須知我之所能。均師所授。無師安得有我。至云師之學品次。我此在數。

會中人亦不應作如是語。今茶醺矣，因盈盈出自燈影中。安琪拉身材既嬌娜無端，而顏貌尤出塵表。衣緊身灰色之衫容光可鑒。秀眉橫黛，襯託流波，幾欲醉人。額微廣而額稱其頤，髮作栗子金色，成巨結匪但容光佳也。而纖肢玉臂，在在停融，幾無一處容人指摘。即書中亦不能盡述其美。已而奉茶進，勿拉塞、勿拉塞置鍾於案言曰：安琪拉。試誦其已熟之書。我臥聽之。安琪拉曰：師命我念何書？勿拉塞曰：汝取其精熟者誦之。於是女取皮閣上書二卷，授其一於勿拉塞。自檢章句讀之。音吐既發，翛然如夏風之發南海。其矯壯處，則類遠戎馬之觸陣鏘然如聞鈴聲。英國文章上此女郎之口，入聽可云極其美矣。勿拉塞止之曰：勿念。汝之間學已近希臘大儒矣。汝旣闔此書，可勿更翻。蓋爛熟已極老人自此獲替人矣。安琪拉驚曰：弟子方以此爲發軼，師乃以我爲止境。弟子殊疑不自釋。勿拉塞曰：非也。我所能汝盡能之矣。母以更上。且我更一日將遠行。安琪拉曰：師安適？因而失聲哭。牧師初尙厲色止之。已見安琪拉哭甚悲。牧師亦不覺哽咽不能止。因曰：癡女勿爾。吾行數月歸矣。安

琪拉聞言悲止。猶含餘歎曰。師行果安適方茲所言令我驚悸。勿拉塞曰。吾將適南歐。周歷山水。須知吾鬱鬱於此幾二十年。今教育事竣。將散適吾意。安琪拉曰。師獨不能挈我行耶。勿拉塞似疑。即竣拒之曰。是安能至。安琪拉見其師顏色似有所蘊而未發。因亦弗言。勿拉塞曰。天下師弟臨別。必有贈言。今老夫別汝。亦必以言奉屬。安琪拉聞言。卽移取小榻。卽其師座右坐而聽訓。勿拉塞曰。安琪拉爾受業於我門十年矣。其授受殊與衆異。以汝所能。在女界中無有能及汝者。汝所學超塵拔俗。固閨秀所無。然亦有所不能者。尙不及十五垂髫之女。似汝之才之學。苟試之大學堂中。可以兩第上上。惟本國通行文字及歷史。所遜多矣。尋常女郎所學繪事。按歌奏樂。汝乃無一。然非汝之過。特老夫未嘗教汝。即亦非老夫所長。老夫所能者。哲學及自然之學。綜二千年來古賢前哲高超之學。爾已灌注腦中。亦緣汝所爲類耶。蘇未生前。希臘之女博士。乃不類今日習尙之閨秀。以我導汝之塗轍。本偶爾使。然而亦不能謂老夫之非無意。汝當十年以前。蒞老夫家。汝尙憶乎。邇時汝年乃幼少。老夫

見狀滋慰。故悉其所能告爾。當日爾發想凌虛。不爲俗蔽。故卽以玄關秘鑰啓汝。所能究亦不能自決。用何書以牖汝之靈性。因檢取幼時所熟臘丁文法。告汝俾汝算學一門。迨一兩年後。見爾聰明冠時。顧不能以科律之學範汝。作慨慨不振狀。因推汝於空明之界。亦欲驗女子所造。當至何地。至欲汝從事於希臘羅馬之文等於兒時之家學。並欲周天星躔。使爾視之。如觀濃墨之加於素楮。登峯造極。盼爾在女界中。如飛鷹之高戾。出乎羣鳥之背。安琪拉汝聽之。吾立此宏願。極十年之力。始成就汝之所能。惟余古調獨彈。穿雲裂石。汝乃飛上九天而逐我。以我觀汝。汝所成就者。可云肆應不窮矣。安琪拉聞言。思欲質問。師復止之曰。方老夫授學時。乃大悟。各種之學。其入手必自文學。老夫近乃知之。至於近儒所闡發。自詡其長實。則皆經前人論說。惟基督教門慈祥之宗旨。俗儒顧乃未詳。然汝亦深造而神悟。從今以後。所向無前。一觸輒解。可毋取助於我。以汝旣造學問之奧。更欲他學。適見其淺。無所卻步。逾數日。老夫尙有手定之書贈汝。其中皆經老夫評讐。咸歐洲之列史與其文法。

後年汝再能致力於德文。則尤佳。以爾母德人。爲學不宜忘其祖國。屆時則爾所能。可云備萬有矣。老夫猶盼汝有美滿之收場。以慰老夫。十年辛苦。安琪拉曰。師之所盼。我將躋我於何等人。勿拉塞起立曰。吾甚望後此能傾吐汝之所學。學稱其人。且讀書談理。能窺見古人之竇跡。加以詮敘。或別爲算學之名家。更次則多爲小說。亦佳小說一道。若宗旨醇正。則效果及其動力。在人中爲最偉。將來汝能一鳴驚人者。則老夫收穫之時至矣。安琪拉猶沈吟不自信。勿拉塞復言曰。吾亦不欲絮語外間。風雨杳至。在時宜歸。惟教育有二道。一專啓人之靈機。一專牖人之靈魂。果使靈機大啓。而不就宗教中冶鍊其靈魂。則舉其所有。直同酒中之醞。金礦中之餘津。匪特無用。且同以物喂豕而已。縱飽胡爲。須知宗教之學問。較世俗之學問爲術。較高必其如此。方審造物之元妙。實則茲事可勿申辯。汝已厯厯知之。吾事畢矣。吾事學矣。安琪拉此時起立。以手拊其師之肩井。以口親師額曰。弟子學問。悉由恩師所授。脫非吾師。吾不審其何如。綜計十年以來。師不遺餘力。循循誘掖。臻於極地。感戴安有

窮期勿拉塞聞言心大感動欲顫力推安琪拉卽曰安琪拉汝歸我罷矣明日於禮拜堂中與爾爲別安琪拉遂冒風雨歸然安琪拉雖冒風雨不知其師方獨坐幽窗戀別嗟老斯時心中之風雨較安琪拉所遇者迅烈蓋萬分矣長歎曰今日之事已畢須預備明日宣講道員之功課諺云少年人睡歡樂人笑老悖人勞勞哉勞哉然此時安琪拉已成爲女界大文家矣

## 第二章

是年之冬安琪拉度此寒威亦不云不樂以其師授書無數大足怡悅其性情已而韶光至矣萬物百產咸極力張其生機安琪拉之交春而樂良不足異究之天下人在此韶光中孰言愁者顧春光固樂而安琪拉性情之有所關注亦正在於此時方春光穠郁時安琪拉亦盡倦拋書偶至湖隄閒步覺心中如有所念若無所甚悵於中質言之凡人近在二十年則境地亦隨時光而移易因歎息曰吾垂髫之時逝矣交此時節似於生人應享之物事尙有所缺顧所缺者安在則自璧各德口中得脫

兆焉。女於此時竟無可愛之人。然已夙儲愛好於胸。待人而授。

一日其父忽呼之曰安琪拉汝來前我將有事詔爾。而安琪拉方獨立春光之中。如有所思。一聞父召。頗震越失次。以阿翁久久不曾宣召。乃躊躇入朝。見其父腓力方據案坐。案上積簿籍無數。此時腓力顏色較諸二十年前鬱伊之狀。頗無增損。惟軀幹略豐。而背若頰。亦以長日伏案治事故。僥如頰老之人。靜觀之始審其爲四十許人也。每獨居靜念。輒目注一物。作深思狀。久久蹙其雙眉。幾疑爲受生時已復如此。迨一見其女。則復悠忽變其恆狀。此時女入門。腓力正以筆成加數。兒女指旁座命坐。安琪拉遂以目注其父。然其父見狀。則惶恐無措。至涉筆成誤。因置筆言曰安琪拉吾恆告汝勿以目注我。此等情狀非閨秀所爲。安琪拉大賴其臉。卽鞠躬曰謝老父。吾受訓輒忘矣。今且遠注窗外。腓力曰汝爲恆狀勿勉強。則得矣。實告汝去年家用至三百五十鎊。吾滋不謂然。以我貧家。年不能過三百也。女曰後此當撙節。惟吾初未浪擲其資。腓力作呻吟狀似歎非歎。欲有所言。久乃曰汝父有伯氏喬治者。昨

日至埃而渥斯矣。安琪拉曰。然璧各得已見告。但出行殊久。腓力曰。汝憶與彼最後相見在何時也。安琪拉曰。憶在十三歲時。伯選議員弗得卽行。腓力曰。彼後此數歸爾奈何。一不之見。安琪拉曰。兒弗悅其人。恆與避面。腓力曰。汝之仇。彼當不如我。我外容固未嘗與之落落然可勿庸顯與爲敵。安琪拉聽之。我有密語。汝可勿宣。安琪拉曰。敬如父言。秘之。腓力曰。爾不見爾父類窮人乎。若以日用鄙蓄度之。固顯然一窮人。惟余此時已積得十五萬鎊。兒錢矣。安琪拉曰。若以四釐子金核之歲入得六千鎊矣。果如是。後窗玻璃宜一修整。雅克斯之母一禮拜可破格予以一先零。腓力怒曰。侈哉。終是女子行爲。爾亦知我惟圖娶爾母。故埃而渥斯之產爲喬治所得。且遺囑中且勿令茲產輾轉授吾子孫。特未嘗於遺囑中禁我市歸故物。吾父意謂吾必無資。反其故物。故不之備。孰知吾今日之力已足以珠還此產矣。安琪拉曰。吾父之資安從。至腓力曰。吾第一着。卽鬻吾祖遺之金器物。此着固違還訓。然自念偌大母財。安可坐廢。因悉鬻之。得五千鎊。以此五千鎊買空賣空。不兩年中。得一萬八千。

鎊。既得此一萬八千鎊。時英倫中金寡而煤賤。吾乃悉其所有。市得煤礦股票。已而煤價大漲。五年中余遂出股賣之。成八萬三千鎊。五年中又積子金二萬一千鎊。此後買空賣空。遂罷。悉爲押貸。余立志必欲買歸故物。以此之故。乃晝夜核算。與鄰右斷交。已二十年不通慶弔矣。今汝能助我者。則我恢復之期已至。安琪拉曰。兒安能助吾父持籌者。腓力以筆叩案久之。曰。汝知喬治殊不戀戀此埃而渥斯之遺田。惟有開斯福德家留貽之。性質不欲棄置。其產吾面雖與之善。然彼之隙我亦深。卽欲求鬻。彼決不爲吾甚。汝能爲我肩任其事。安琪拉曰。兒安能者。腓力曰。爾爲女子。不審男兒所好者。安在耶。安琪拉曰。我安知。老父意嚮。腓力曰。汝猶待吾言耶。以天意言之。天之授爾者不爲薄。以汝貌至佳。腦力亦腓。喬治者愛慕婢嬌。汝能以汝之溫柔誘之。當無不勝。安琪拉大怒曰。老父何爲言此。腓力曰。汝誤矣。吾詎遺爾嫁此仇讐。將以計誘之耳。安琪拉尤怒曰。老父殊不見恤。且未知女兒之生平。若令我之眼光向彼。則甯甘爲盲人。腓力亦怒曰。安琪拉汝之生平。匪特愚昧。且滋爲吾累。吾

惟生汝。故汝母立逝。又汝爲女子。累吾不能得產。今成立矣。而乃立志不能助我。復其先疇。吾何嘗令汝汚辱其身已矣。前此不常相見。後此尤以稀見爲幸。安琪拉曰。父固生我。何爲屈我於圍溷。尤不宜斥女子爲賤。獨不思茲事女子能自主耶。今茲亦不欲奉累吾父。至於設心卑賤。試問吾母生我果甘我爲是耶。腓力不待其言之畢。立起外出。曰。此兒乃大類其母。令我生怖。尙以勿見爲佳。吾知今夜仍輾轉不能入寐矣。但未知馬利亞事。此女知之否耶。此時乃力推其懊憹之足。直趣埃而渥斯而去。此地去其家可二英里。旣至。問喬治安在侍者。遂引而入之。喬治者。近十稔來。顏色淒蒼。不類少年矣。雖赤髮猶存。未成頰白。而目眶已深陷。眶骨呈露。恆多手顫。知已過中年時候。而狀態愈近下流。以開斯福德之血脉漸亡。漸漸近其亡母笨劣之質。實則喬治者品賤而貌寒。非復佳品。腓力固叢積罪惡。然品概尙有祖風。腓力曰。喬治汝邇來。乃頽頓。縱外間遊歷。仍不適爾躬耶。喬治曰。吾親愛之腓力。果爾此二十年所遭。亦如我者。爾亦當清減其容矣。我妙年顏極縱恣。恣心所欲。惟過

於浪擲流光。過後追悔。亦已無及。今則興趣全消。愛情尤極澹漠。腓力曰。以我思之。是間殊與尊體弗適。以我之計。不若盡棄其產。遷居倫敦。爲佳。喬治曰。卽至倫敦。雖不棄產。亦足自給。吾意決不售此。縱屬無聊。亦何至以先人之託付之一擲。且我行欲娶矣。必以此由傳我後人。第圖娶之謀。近尙未嘗籌及。我意必待垂老年。光需人而煖時。方及是議。天下惟有二種人。以娶妻爲樂。一教會中人。一愚騃耳。此二等人。天蓋令其充塞世界。俾成人滿。若有識者。視此則直同陷穿。卽以爾論娶妻。況味究如何者。腓力曰。以我思之。於爾不爲無益。喬治曰。然吾惟受益於覲人之婚姻。故見地乃愈益高。雖然。論議婚姻。吾乃悵觸舊事。昨貝拉美告我。安琪拉已亭亭似玉矣。明日可以其人至此面我。我生平品評物事。恒悅其美者。而於女人之美。尤樂到底。其人如何者。腓力曰。我不之知。爾試以問日。卽而觀其人可也。或明日吾領之通謁。喬治曰。諾。請以明日至。我可瞻仰其風儀。且阿弟不審貝拉美夫婦。近獲佳勝耶。腓力曰。否。喬治驚曰。此如何事。顧乃弗知。貝拉美近日得寶星矣。腓力曰。以何階進。喬

治曰。汝不憶前六閱月。朝廷選舉耶。尙憶貝拉美夫人。曾諱從我爲之投票。我重建其意。心滋弗怡。且茲事不能不歸功於其夫人。彼夫人一力竟其功耳。腓力曰。貝拉美夫人。乃有如花之貌。宜其動人。喬治曰。汝乃具特識。是人殊雋妙。今茲爲四月三十矣。轉瞬爲五月初五日。此日爲我二人所不能忘者。腓力肅然不能答。喬治曰。吾尙在此延候一人。蓋吾亡友所寄託者。其人爲阿塞海罕。爲吾保衛之人。其人自印度至垂二十五年。擬成家於此。彼有資一萬鎊。受喬德列家之質。我與貝拉美謀。仍竇喬德列家。若挈東而之西者。爲事殊費。腓力曰。其人素封歟。喬治曰。歲入可一千鎊。亦故家之子。貝拉美及我。皆稔其父大尉也。大尉之妻。於我家曾有連。今彼夫婦均已下世。卽以其子託我。及倫敦中一法律師。名曰包律。雖受其父兄所託。然尙未見其人。此子尙在意。及坎白力。其大學堂中肄業。有時赴印度。故未之面。腓力坐時。頗踧踖。以眼中見巨葬人室。作厲狀向之。因曰。喬治汝斥狗。狗乃面我作獵態。喬治曰。汝言斯那耳。育乎母傷也。汝行則不之敵。立則將致其撲。腓力在室中方閒行。聞

言其行愈疾。喬治曰汝試觀此狗佳種來自西藏其能以行牧稱凡與之並碩者誠無不勝。一日閨殺二狗尙力掀乞飯之女子撲地腓力大震股爲之慄幸狗聞馬車聲急出門去不爾腓力殆矣。時馬車已至有長身少年啟車門出一巨獒從之下少年旣見喬治卽曰此開斯福德先生歟脫冠爲禮。喬治曰謝海罕先生臨存吾長日懸廬久矣因指腓力曰此我從弟腓力開斯福德也。

### 第三章

海罕曰先生恕我此狗曰阿勒克初意不欲將之以至因飼之無人不能不用是擾主人果先生不善狗者則當謀飼之村舍間惟狗頗馴善但作獵狀而已。喬治初不善狗惟喜己狗兇猛能撲殺他人之狗用以爲樂耳聞言卽曰此亦細事飼此無傷惟吾家亦有獵狗尊狗將爲所噬。喬治方欲以手撫阿勒克而阿勒克狺狺作聲不就撫海罕大歎卽曰此狗初甚馴善胡乃不曠主人實則此狗良無識此時海罕見喬治弗適乃尤歎而此時斯那耳育自馬廐出見阿勒克乃大怒張吻欲進撲海罕